

文心雕龍札記

丁卯六月
柳庶堪



文心雕龍札記

蘄春黃侃季剛撰

題辭及畧例

論文之書。尠有專籍。自桓譚新論。王充論衡。雜論篇章。繼此以降。作者間出。然文或湮闕。有如流別翰林之類。語或簡括。有如典論文賦之儕。其敷陳詳覈。徵證豐多。枝葉扶疏。原流粲然者。惟劉氏文心一書耳。雖所引之文。今或亡佚。而三隅之反。政在達材。自唐而下。文人踵多。論文者。至有標櫟門法。自成部區。然紉察其善言。無不本之故記。文氣。文格。文德。諸端。蓋皆老生之常談。而非一家之眇論。若其悟解殊術。持測異方。雖百喙爭鳴。而要歸無二。世人忽遠而崇近。遺實而取名。則夫陽剛陰柔之說。起承轉合之談。吾儕所以爲難循。而或

者方矜爲勝義。夫飲食之道。求其可口。是故鹹酸大苦。味異而皆容于舌。函文章之嗜好。亦類是矣。何必盡同。今爲講說計。自宜依用劉氏成書。加之詮釋。引伸觸類。旣任學者之自爲。曲暢旁推。亦緣版業而散見。如謂劉氏去今已遠。不足誦說。則如劉子立史通以後。亦罕嗣音。論史法者。未聞度閣其作。故知滯於述者。無向而不滯。通於理者。靡適而不通。自媿迂謹。不敢肆爲論文之言。用是依旁舊文。聊資啓發。雖無卓爾之美。庶幾以弗畔爲賢。如其弼違糾繆。以俟雅德君子。

文心舊有黃注。其書大抵成於賓客之手。故紕繆弘多。所引書往往爲今世所無。展轉取載而不著其出處。此是大病。今於黃注遺脫處。偶加補苴。亦不能一一徵舉也。

瑞安孫君札。遂有校文心之語。並皆精美。茲悉取以入錄。
今人李詳審言。有黃注補正。時有善言。間或疏漏。茲亦采取而別白
之。

題辭及略例

文心雕龍札記

序志第五十

涓子琴心 涓子蓋即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之環淵。環淵楚人。爲齊

稷下先生。

此列仙傳所以稱爲齊人

言黃老道德之術。著書上下篇。

琴心蓋卽此書之名。猶王孫子一名巧心也。

環一

作蠓。一作蛸。聲類並同。

古來文章以雕繆成體

此與後章文繡鞏脫離本彌甚之說。似有

差違。實則彥和之意。以爲文章本貴修飾。特去甚去泰耳。全書皆此旨。

夫有肖貌天地 此數語本漢書刑法志。彼文曰。夫人肖天地之貌。

懷五常之性。則此有字當作人字。

執丹漆之禮器 丹漆之禮器。蓋籩豆也。三禮圖

玉函山房輯本凡有輯本者不更舉出處以省繁複云。

豆以木爲之。受四升。高尺二寸。黍赤中。周禮注曰。籩竹器圓者。

魏文述典。謂典論論文。文選有。

陳思序書。與楊德祖書中。有列文士之言。文選有。

應場文論

應場文質論

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四十二凡采自嚴輯者但舉嚴書卷數不更舉出處

蓋皇穹肇載。陰陽初分。日月運其光。列宿曜其文。百穀麗於土。芳華茂於春。是以聖人合德天地。稟氣淳靈。仰觀象於玄表。俯察式於羣形。窮神知化。萬物是經。故否泰異趨。道無攸一。二政代序。有文有質。若乃陶唐建國。成周革命。九官咸乂。濟濟休令。火龍黼黻。燁燁於廊廟。兗冕旂旂。舄奕乎朝廷。冠德百王。莫參其政。是以仲尼歎煥乎之文。從郁郁之盛也。夫質者端一。立靜儉嗇。潛化利用。

承清泰。御平業。循軌量。守成法。至乎應天順民。撥辭夷世。摛藻奮
權。赫奕丕烈。紀禪協律。禮儀煥列。覽墳丘於皇代。建不刊之洪制。
顯宣尼之典教。探微言之所弊。若乃和氏之明璧。輕穀之桂裳。必
將游翫於左右。振飾於宮房。豈爭牢僞之勢。金布之剛乎。且少言
辭者。孟僖之所以答郊勞也。寡智見者。慶氏之所以困相鼠也。今
子棄五典之文。闇智禮之大。信管望之小。尋老氏之蔽。所謂循軌
常趨。未能釋連環之結也。且高帝龍飛豐沛。虎據秦楚。唯德是建。
唯賢是與。陸酈摛其文辯。良平奮其權譖。蕭何勑其章律。叔孫定
其庠序。周樊展其忠教。韓彭列其威武。明建天下者。非一士之術。
營宮室者。非一匠之矩也。逮自高后亂德。損我宗劉。朱虛軫其慮。
辟彊釋其憂。曲逆規其模。酈友詐其遊。襲據北軍。實賴其疇。冢嗣

之不替。實四老之由也。夫諫則無議以陳。問則服汗沾濡。豈若陳平敏對。叔孫據書。言辨國典。辭定皇居。然後知質者之不足。文者之有餘也。案此文汎論文質之宜。似非文論。以黃注指爲此篇。故錄之。

陸機文賦 文選有。

仲洽流別 見全晉文七十七。全論已佚。僅得十許條。文繁不錄。當隨宜徵引於別篇。

宏範翰林。李充。晉書字弘度。此云宏範。或其字兩行。文僅存數條。

見全晉文
五十三

李充翰林論。

或問曰。何如斯可謂之文。答曰。孔文舉之書。陸士衡之議。斯可謂

成文矣。

潘安仁之爲文也。猶翔禽之羽毛。衣被之綃縠。

容象圖而讚立。宜使辭簡而義正。孔融之讚楊公。亦其義也。

表宜以遠大爲本。不以華藻爲先。若曹子建之表。可謂成文矣。諸

葛亮之表劉主。裴公之辭侍中。羊公之讓開府。可謂德音矣。

駁不以華藻爲先。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。爲邦之司直矣。

研玉名理。而論難生焉。論貴於允理。不求支離。若嵇康之論文矣。

在朝論政而議奏出。宜以遠大爲本。陸機議晉斷。亦名其美矣。

盟檄發於師旅。相如喻蜀父老。可謂德音矣。

此翰林論之一斑。觀其所取。蓋以沈思翰藻爲貴者。故極推孔

陸而立名曰翰林。

陸賦巧而碎亂。碎亂者。蓋謂其不能具條貫。然陸本賦體。勢不能如散文之叙錄有綱。此與總術篇所云。皆疑少過。

君山 桓譚新論頗有論文之言。今畧舉數條如左。見全後漢文十

賈誼不左遷失志。則文彩不發。淮南不貴盛富饒。則不能廣聘俊士。使著文作書。太史公不典掌書記。則不能條悉古今。楊雄不貧。則不

能作立言。新論求
輔篇

余少時好離騷。博觀他書。輒欲反學。新論道
賦篇

楊子雲工於賦。余欲從學。子雲曰。能讀千賦則善賦。同上

諺曰。侏儒見一節。而長短可知。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。觀吾小時二賦。亦足以揆其能否。同上

公幹 劉楨論文之言。今無攷。

吉甫 應貞論文之言。今無攷。

士龍 士龍與兄平原書牘。大抵商量文事。茲且錄一首。以示一節。

全晉文
一百二

雲再拜。往日論文。先辭而後情。尙潔而不取悅澤。嘗憶兄道張公言。子論文實欲自得。今日便欲宗其言。兄文章之高遠絕異。不可復稱言。然猶皆欲微多。但清新相接。不以此爲病耳。若復令小省。恐其妙欲不見。可復稱極。不審兄由以爲爾不。

論文取筆 六朝人分文筆。大概有二途。其一以有韻者爲文。無韻者爲筆。其一以有文采者爲文。無文采者爲筆。謂宜兼二說而用之。詳具總術篇札記。

原始以表末四句 謂明詩篇以下至書記篇每篇敘述之次第。茲

舉頌讚篇以示例。自昔帝嚳之世起。至相繼於時矣止。此原始以表末也。頌者容也。二句。釋名以章義也。若夫子雲之表充國以下。此選文以定篇也。原夫頌惟典雅以下。此敷理以舉統也。

及其品列成文七句。此義最要。同異是非。稱心而論。本無成見。自少紛紜。故文心多襲前人之論。而不嫌其鈔襲。未若世之君子。必以己言爲貴也。即如頌讚篇大意。本之文章流別。哀弔篇亦有取于摯君。信乎通人之識。自有殊于流俗已。

傲岸泉石。鮑照代挽歌。傲岸平生中。不爲物所裁。

文心雕龍札記

神思第二十六

神思 自此至總術及物色篇。析論爲文之術。時序及才畧已下三篇。綜論循省前文之方。比于上篇。一則爲提挈綱維之言。一則爲辨章衆體之論。詮解上篇。惟在探明徵證。權舉規繩而已。至於下篇以下。選辭簡練而含理闕深。若非反覆疏通。廣爲引喻。誠恐精義等於常理。長義屈於短詞。故不避駢枝。爲之銷解。如有獻替。必細加思慮。不敢以瓶蠡之見輕量古賢也。

文之思也。其神遠矣。此言思心之用。不限于身觀。或感物而造端。或憑心而構象。無有幽深遠近。皆思理之所行也。尋心智之象。約有二端。一則緣此知彼。有斟量之能。一則即異求同。有綜合之用。由此

二方以馭萬理。學術之原悉從此出。文章之富亦職茲之由矣。神與物游。此言內心與外境相接也。內心與外境。非能一往相符合。當其窒塞。則耳目之近。神有不周。及其怡懌。則八極之外。理無不浹。然則以心求境。境足以役心。取境赴心。心難於照境。必令心境相得。見相交融。斯則成連所以移情。庖丁所以滿志也。

陶鈞文思貴在虛靜。此與養氣篇參看。莊子之言曰。惟道集虛。老

子之言曰。三十幅共一轂。當其無。有車之用。爾則宰有者無。制實者虛。物之常理也。文章之事。形態蕃變。條理紛紜。如令心無天游。適令萬狀相攘。故爲文之術。首在治心。遲速縱殊。而心未嘗不靜。大小或異。而氣未嘗不虛。執璇機以運大象。處戶牖而得天倪。惟虛與靜之故也。

積學以儲寶。此下四語。其事皆立于神思之先。故曰馭文之首術。謀篇之大端。言于此未嘗致功。即徒思無益。故後文又曰。秉心養術。無務苦慮。含章司契。不必勞情。言誠能秉心養術。則思慮不至有困。誠能含章司契。則情志無用徒勞也。紀氏以爲彥和練字未穩。乃明于解下四字。而未遑細審上四字之過也。酌理以富才。凡言理者。必審於形名。檢以法式。虛以待物。而不爲成說所拘。博以求通。而不爲偏智所蔽。如此則所求之理。真信可憑。智力之充。由漸而致。不然。膠守腐論。錮其聰明。此賊其才。非富才之道也。

暨乎篇成。半折心始。半折心始者。猶言僅乃得半耳。尋思與文不能相傳。由於思多變狀。文有定形。加以研文常遲。馳思常速。以遲追

速。則文歉于意。以常馭變。則思溢于文。陸士衡云。恒患意不稱物。文不逮意。與彥初之言若重規疊矩矣。

張衡左思。案二文之遲。非盡由思力之緩。蓋敘述都邑。理資實事。故太冲嘗從文士問其方俗山川。是則其緩亦半由儲學所致也。淮南崇朝而賦騷。孫君云。高誘淮南子序云。詔使爲離騷賦。自旦受詔。至早食已上。此彥和所本。漢書本傳云。作傳。王逸楚辭序云。作章句。傳及章句。非崇朝所能就。疑高說得之。

駿發之士。至研慮方定。此言文有遲速。關乎體性。然亦舉其大概而已。世固有爲文常速。忽窘于數行。爲文每遲。偶利於一首。此由機有通滯。亦緣能有短長。機滯者驟難求通。能長者早有所豫。是故遲速之狀。非可以一理齊也。